

歷史空間

有公園的酒店

朵拉

澳門的朋友說：公園就在你住的酒店旁邊。乘搭昏黃的班機，抵達澳門酒店時已深夜，下車一看，閃爍耀眼，璀璨奪目，左顧右盼，處處皆是瑰麗建築，幻彩影像，這回迎接我的是讓我眼花繚亂的澳門市區喧鬧奢華夜景。

接機的澳門朋友剛剛在路上介紹澳門的夜晚，充滿燦爛的喧鬧色彩，好多人甚至徹夜不眠，一整個晚上在城市裡斑斕的娛樂城兜兜去，盡是吃喝玩樂。簡直就是狂歡的夜夜笙歌，華美迷離的不夜城寫照。

之前看過澳門地圖，附近好像有個公園。我問朋友。何賢公園就在你住的酒店旁邊。

走進房間，打開窗簾，眺望近處遠處的迷幻燈光，竄流晃動的霓虹燈閃爍得一片燈火輝煌，瀟灑奢侈逸樂的意味，窗外風情萬種的華麗讓我感覺像在做夢一樣。

所有的真實，美麗繁華到極致，就很容易讓人感覺不是真的。

在一片光影交織的嫵媚夜色中，公園在哪裡呢？

春天曾到澳門，當時為了葡國詩人賈梅士，我們一路尋覓白鴿巢公園。

與詩人初遇在島上最熱鬧的地段，一棟建於1784年，具南歐建築特色的民政總署大樓的後花園。之前在議亭前地觀賞周圍充滿葡萄牙風情的老建築，一邊漫步在以黑白碎石子鋪設併砌成波浪形圖案的地上，走得雙腳疲累不堪，看到後花園中無人的鐵椅子，趕緊坐下歇息。偶然轉身，忽見兩個半身銅像隱在兩旁開得茂盛的花叢中，直覺應是澳門當年的高官或顯要，對他們沒有特別大的興趣。

陽光明媚，春風涼爽，庭院式的小花園裡鮮花綻放，石壁噴泉的水從壁飾的兩頭怪獸嘴巴裡不斷噴流出來。許多人進來，左眺右望，攝幾張影像，又走了，我們湊熱鬧拍幾張照片，離開之前過去瞻望，這臨別一眼，竟驚嘆不已。雕鏤上說明「一個銅像是葡萄牙重要的教育家若奧·迪奧士，另一個是詩人路易士·賈梅士。」

被稱為博彩業王國的澳門，教育和詩歌的地位重要麼？有哪個地方對教育家和詩人重視若此？得以在市區的心臟地帶，管理民政事務的議事亭裡擺設雕像？

後來聽說6月10日為賈梅士逝世之日，被澳門訂為「賈梅士日」，亦是「葡國日」。澳門政府每年的慶祝活動，包括在白鴿巢公園的石洞獻花和朗誦賈梅士的愛國詩歌。選擇在白鴿巢公園，因是賈梅士石洞所在地。1557年他曾經在此逗留。喜愛他作品的商人馬葵士，為紀念詩人，1849年花六百法郎到巴黎訂製一尊賈梅士像，豎立石洞中。

循着地圖，從酒店穿街過巷，在夕陽揮灑的黃金光下漫步，輾轉轉轉，走走停停，趕在暮色罩下時，見到詩人賈梅士和刻着華文字的銅版「致偉大的人道主義詩人，葡萄牙大同精神的象徵賈梅士。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」。

在陌生的路上兜轉一個多小時，並和夕陽爭流光，晃晃燈影中，終於尋到在山洞裡孤寂思索史詩的詩人。

這一段堅持和執着，是否為春天的澳門時光，留下了不一樣的軌跡和記憶呢？

萬家燈火的黃昏，數隻在白鴿巢公園飛翔的鳥兒，是不是18世紀葡籍富商馬葵士飼養的那一百多隻白鴿的後代呢？夕陽照着公園對面教堂門前的飾板：「1608年建成，1809年被焚，1874年再度被焚，於1875年修建。」澳門天主教徒喜歡選擇在這裡舉行婚禮，因新娘手持鮮花的習俗，故原名聖安多尼的澳門三大古老教堂之一，又被華人稱為花王堂。

幾乎所有在澳門的教堂和景點，都有一個前地，前地為葡萄牙文，意思是廣場。澳門把所有的廣場都佈置成一個供人休閒、小歌的公園。

遊客到博彩業聞名全球的澳門，為的往往是賭博。就算非賭徒，多數人也小小玩一下，博一博手氣。澳門的作家說他最怕親戚來小玩時贏大錢。贏錢令親戚馬上又過來，又小玩，如果輸了，就換另一間娛樂場，反正到處皆是，要是再贏錢，那麼，小玩就會變大玩，下場大都是玩完。

在博彩業充斥的小島，教育家和詩人竟受到無上的尊敬和重視。以此類推，在澳門市區中心，有一個何賢公園，毫不奇怪。

香港人說，何賢公園雖然小，但卻很不錯。會議結束當晚，晚宴比較遲，回房整理行李花一點時間，上床時已過平常入眠時刻，睡得不是太好。隔天清晨，身體鬧鐘不理不理的人，時間一到照樣響起。

醒得太早的澳門早上，外頭行人不多，車子也比昨晚略少，空氣清新淨雅。穿過人行道，一片濃淡深淺的綠色迎面而來。齊整的草坪綠茵如織，一叢叢矮棕櫚綠意盎然，尚未長高的松柏濃郁青翠，花多葉少的深紅九重葛在晨風中輕晃，絢爛的刺桐花在枝頭綻放一串串鮮紅艷光，走道的木製架架兩邊和頂上，纏繞的攀藤類沒開花，長形的綠葉子茂盛如蔭。何賢公園的花樹彷彿不曉得冬天的腳步已經來到，好幾個工人為一個月後的佳節忙碌地爬上爬下，聖誕掛飾懸掛在半空中，紅白相間迎風招展。

清晨的陽光暖暖照在寥落的晨運者身上，另一片草地是兒童遊樂場，再遠一點的路邊，美

女的容顏在巨大的名牌商品廣告中散發着青春耀眼的光彩。

坐在露天廣場中不噴水的噴水池邊，仰望七彩繽紛的酒店娛樂場，白天不亮燈不閃耀時反而露出一份平淡的樸素。閒閒走一圈，乾淨得

不見一張廢紙的公園還設有圖書館和涼亭。

從皮包裡掏出相機，有人走上前來「要不要我幫你拍照？」帶廣東腔調的普通話，一身輕便的旅遊打扮，猶豫一下我點頭，他接過我的相機後變成導演。「坐這裡，看這邊，椅子這兒風景漂亮，後面這背景好看。」態度親切，不辭辛苦，甚至半蹲在地上拍攝酒店高樓為背景。「我也住這酒店。」他把相機還我時告訴我「我剛看着你走過來的。」

從香港來的遊客介紹：「很近，一個小時船程。很方便。星期五過來，星期日回去，度周末。順便博下運氣，玩玩罷了。從前樓價比香港差很多，現在，漲了，不過，比較香港仍然算便宜。」聽的人哦哦點頭。

「到香港來玩，消費跟澳門也差不多，香港很多景點值得一看。」話題一轉，他變身香港旅遊大使。「這公園雖小，但很不錯，香港市中心也有維多利亞公園，元旦呀新年呀也都裝飾一下，聖誕節也充滿氣氛，你來看看！」

我在澳門何賢公園的早晨，聽香港遊客極力推薦香港維多利亞公園。他的落力推銷非常堅持，一直到我答應他「好的好的我會去香港」，熱情誠懇的香港人才同我擺手說拜拜。

陽光下的我，像做夢一樣，不是聽說香港人既冷漠又難以親近嗎？

輾轉的歲月教人學會如何提防陌生人，望着他走回酒店的背影，有點後悔沒告訴他真話。上回到香港，位於銅鑼灣的酒店就在維多利亞公園旁邊。恰逢中秋節前夕，晚餐後經過張燈結綵的維園，小雨輕輕灑下，霓虹燈燦爛得繁華喧鬧的商業味道濃厚的香港市區，因久下不停的濛濛細雨，略為幽暗的公園裡，那如夢似幻的燈光影影綽綽，閃閃爍爍，竟瀟灑着一絲縹緲蒼茫，添加了許多飄逸流麗的詩情和畫意。

下一回的旅遊，無論澳門、香港或其他地方，非要選擇公園旁邊的酒店。

城市中心的綠意公園附加了城市的美好價值，而公園的大小，是城市的文化指標。



何賢公園。 網上圖片

心靈驛站

陸蘇

捨不得種種

喜歡一切美好的。比如衣服，比如小玩意兒，比如朋友。

往往是太喜歡一件衣服，一直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日子隆重推出。捨不得久了，好好的衣服在衣櫥裡成了明日黃花。或者衣櫥鮮亮，人卻在不知不覺中憔悴不勝衣冠了。

一瓶香味正合心意的香水，因為好聞得像一段浪漫情節，一直捨不得啟封。怕啟了封，美好的開始會很快揮發成空瓶的結局。當有一天下定決心要衣鬢添香傾己傾人傾城，在那箱底開闢，驚見瓶裡香魂已散。一箱的碎香，可惜再收拾不起，徒留素腕淡衣空等。

衣服也好，香水也好，錯過了也就錯過了，沒了也就沒了。偏偏有一種

朋友，因為愛得太深太重，怕一說就錯，不敢傾訴。錯過一次也就錯過了一生，當有一天髮白齒鬆黃昏相逢，再笑說一往情深種種，黯然神傷的朋友啊，縱然雙方仍有心有靈犀，又能奈青春何？久定的塵埃已無力在陽光中飄浮。

看過了太多錯過，看過了太多來不及、捨不得種種，因為遲疑最終被時光的飛逝一一背棄。

喜歡的東西，要捨得拿出來用；好東西要捨得留給自己享受；心愛一個人，要有勇氣主動及時地去承受來自對方的情緒和結局種種。畢竟人活著只有一次，而喜歡和愛人又是那麼不容易留存的事。

Advertisement for jewelry featuring a bracelet and a ring. Text includes '詩情畫意', '溫暖', '白玉蘭', '光滲着蜜', '夜透着甜', '花草樹木藏起黑', '只為你亮着', '給夢見', '一盞燈', '何家駒', '蕭融'.

人文世相

蘇迅

相王弄今昔

蘇州相王弄，十一年之前我尋訪而來，這裡已經聚集了有二三十家玉器雕刻作坊，我一次次穿行在這條弄堂，忙着看加工，開料子，買玉器，甚至找師傅修改買下的玉雕成件。我對於玉石和玉器的基本認知，在這裡得以奠定，其時我寫過一篇隨筆《相王弄的玉作》，透露出當時的情狀。這篇隨筆，大概是描寫相王弄玉器作坊最早的紀實方案。面對各家作坊一箱箱獨顆小仔料原料，如此巨大的市場存量，我當時很為他們愁怨：這麼多料子，加工到何年才能夠消耗完？當時在作坊買這樣的小仔料，如果統貨，用手捧着買，二三十元左右一顆——如果一顆一顆精挑，五十元左右。我就是這樣認真挑選以後，請師傅製作過一串八顆羅漢頭手串，料子四百，雕工四百，打磨八十，總的成本是八百八十元，全白，每顆帶着不同的皮，秋梨皮、棗紅皮、黑皮……一次，路過相王弄底的一家作坊，有位擅長雕刻仿古人物的師傅在加工一顆仔料。大棗這樣渾圓的一顆，全黑皮，只在頂端露出青白色玉種，玉種純淨而全透光，正在雕刻成黑袍羅漢，保留了全皮，露出的玉種做成羅漢的腦袋。師傅說，你看看，這樣的一顆料子居然要五百，也太貴了，要是純白的玉種，那還不要一兩千？他說這件玉器要精心加工，需要收二百五十元加工費了……這些情景，我至今都歷歷在目，毫不含糊。

此後有幾年，我是對當代和田玉器的興趣全無，但還在玉石行業裡優遊，陪着玩伴每月數次奔蘇州，惟獨聽到一片「漲」「漲」「漲」！最近幾年這「漲」聲更是喧響，蘇州僅在觀前街附近就開張了五六家玉器城，去年相王路口又開張一家，規模都不小。玉石市場的水漲船高，我有幸親眼見證。當代和田玉器從它歷史上的低谷蹣跚走出來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回歸並超越它本位的過程，我們這一代人歷史性地親歷。現在的相王弄裡，應該藏聚了不下兩三百家的玉器作坊了吧，能夠拿出一捧獨顆小仔料的卻沒幾家

了。在蘇州，不論懂的不懂的都想開間玉器店，老百姓也形成一個普遍認知：這年頭做玉石生意的都發財了！怎樣能夠不發財呢？當年的那種小仔料現如今單顆都賣到一兩千以上了，才雕刻了幾年玉石的人稍具技術都迅速上升為「名家」「大師」了，加工費從數千到數萬元不等了。朋友說過一個笑話：十年前是看到人家買隻新手機就送個手機吊墜給她，現在是看見人家有個小小玉吊墜就寧願送隻高檔手機給她。是否全部屬於市場炒作？虛高？泡沫？行家當場成交超過百萬一件的作品已經屢見不鮮，信用卡一刷，把白玉牌往脖子上一掛就瀟灑而去！過不多久，消息傳來，說是有人加了多少多少萬又轉手了。社會貧富差距的加大，為這個市場提供了基本的運行環境。而洗錢、行賄、資產轉移等功能的實現，更為這個市場推波助瀾。

玉器與普通民眾的生活越來越遠。我清醒地認識到，這種自古就屬於少數人消費的奢侈品，本來就跟老百姓沒什麼瓜葛，它正在回歸它應有的社會地位。但是，這種「回歸」在當今的社會中又確實顯得速度過快、提升過高了。暴漲而不跌，明顯有違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。因為，是我們的社會出現了一些問題，基尼系數的增速也從來沒有放慢腳步。朋友說，這個行業裡，人民幣就等於是西瓜皮！

這些年看多了天價的「名家」「大師」作品，也看慣了，看厭了——終究也失望了。我的好友玉器藏家雲卿說，所謂名家大師都是熟練工，有多少創作成分，工藝精細一點就算藝術作品？他的話可謂一箭穿心。工藝發展到一定階段，其合理成分可望形成一定的程度。而當工藝完全凝固為程度，那麼通往藝術之路的大門也同時關閉。當代玉雕作品中真正跨越工藝美術範疇可以達到藝術境界的有多少？更奢談什麼「藝術精品」！許多玉雕工藝大師給自己的工作原則就是「保形、保重、保色皮」，試問這樣的前提下，



打磨加工翡翠玉石。 資料圖片

還有多大的創作空間？那種加工還算是創作嗎？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認為：「原料過分昂貴的作品，技藝很難從工藝真正突破為藝術。因為除卻技術本身對作者的制約，還有原料對人的禁錮……工藝或者藝術盡可能少地憑藉外物，技藝才會純粹。」當代和田玉材料對於設計雕刻工藝的昇華已經是一種限制和制約，這是很明顯的趨勢，甚至出現原料價格高於成品價格的現象，玩料成為時尚。千萬不要單純地認為這是審美境界上升的結果，深究其理，仍然是價格槓桿在發揮作用。這是一種病態市場現象，而非普遍的審美現象。

近年，有作者分別走訪上海、蘇州兩地玉雕名家若干人，出版了《海派玉雕大師名家》和《中國玉雕——蘇州名家作品》兩部採訪實錄，可以基本折射目前中國玉器製作行業現狀。有些玉雕名家也有對和田玉市場重料不重工的抱怨，可是，面對現實除了順應，根本無從去應對。料子價格暴漲，工價自然相應上漲，他們本身既是既得利益者，怎麼可能有徹底的革命性。而他們的某些抱怨，也只不過是針對高檔料子越來越難買到，高端產品日漸脫離市場平均購買能力而產生的擔憂，僅僅只是一種自發意識而已。面對如此強大的市場導向力，任何人都無能為力，當代玉器已經演變成財富囤積的工具——這就是和田玉行業的現實。於是，在我尋訪到相王弄十一年之後，我對當代和田玉行業也興味索然。